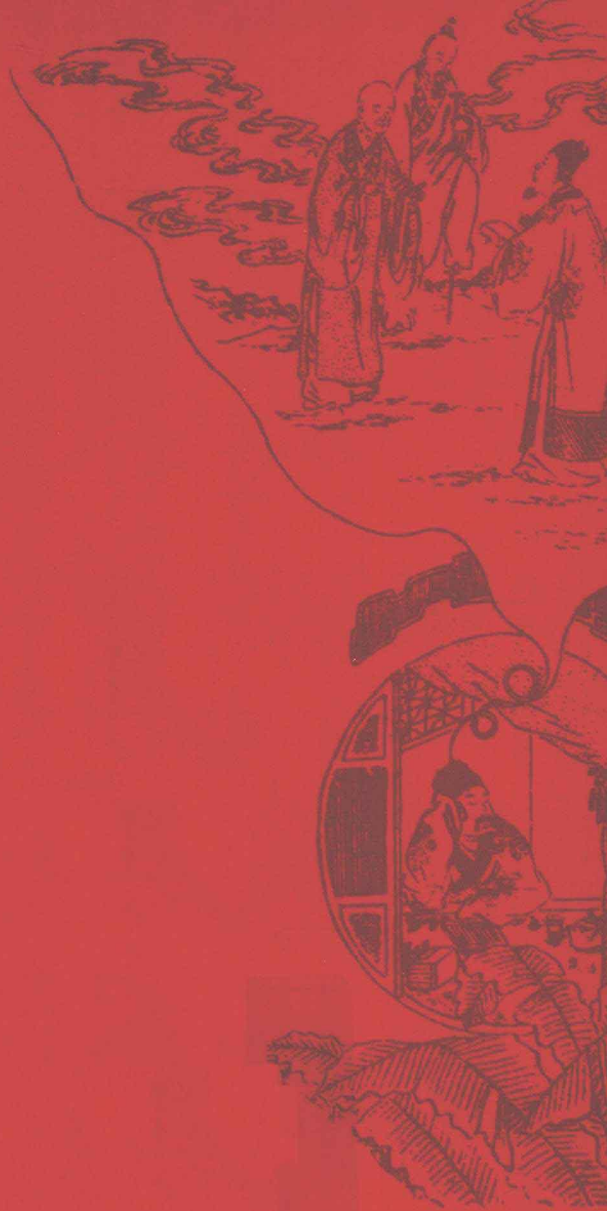


柏文远 著

红楼梦探赜

（《红楼梦》导研）



红学第一书

《红楼梦》探赜

——《红楼梦》导研

柏文远 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楼梦》探赜：《红楼梦》导研/柏文远著.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2011.7
ISBN 978-7-5601-7536-2

I. ①红… II. ①柏… III. ①《红楼梦》研究 IV. ①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33959 号

书 名：《红楼梦》探赜——《红楼梦》导研
作 者：柏文远 著

责任编辑、责任校对：孟亚黎 仲怀民

封面设计：李华三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吉林省吉财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印张：9.625 字数：220 千字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01-7536-2

定价：24.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长春市明德路 421 号 邮编：130021

发行部电话：0431-88499826

网址：<http://www.jlup.com.cn>

E-mail：jlup@mail.jlu.edu.cn

前 言

亲爱的“红学”朋友，欢迎你选购《红楼梦探赜》。你有幸寻觅到了攀登“红学”顶峰的正确捷径。

同时，祝贺你不日即可擷取“红学家”的贵冠。

本书以曹雪芹创作的思路，剖析《红楼梦》，拓展“红学”之路。

《红楼梦》是一部伟大不朽的中华文学艺术小说。

它以独特的文学创作结构、奇妙的构思、绚丽的文彩登上了我国文学的主峰。同步登上了世界文学的主峰。

为中华民族文学的发展，为了“红学”的拓进，有必要深刻地研究《红楼梦》底蕴。两百多年来对《红楼梦》的研究，一直没有间断，并有很多研究著作产生。

随着时代的发展，对《红楼梦》认识的观点各异。“旧红学”的代表是索隐派，他们对《红楼梦》作了各种各样的索隐。有的说，小说写的是康熙朝宰相明珠的家事，贾宝玉就是明珠的儿子纳兰容若；有的认为小说是影射清世祖与董鄂妃的恋爱故事。

有的认为小说描写康熙朝的政治，说作者是抱有民族之痛。目的是“吊明之亡，揭清之失”等等。“五四”时期出现了“新红学派”，他们用实验主义和主观唯心论的





考证方法，批判了索隐派，但有人认为《红楼梦》就是写曹雪芹自己的家庭历史，把《红楼梦》看成是曹雪芹的自叙传，说贾政就是曹頌，宝玉就是曹雪芹。

本书以新的眼界，从文学的角度多层次地分析，解开二百多年红学界未解的《红楼梦》之谜。

我少时酷爱“红学”，久因书籍匮乏，难以如愿，同时，也有绠短汲深之叹，几经搁浅，最终因诸多先贤评论的提醒，曹雪芹的追问（“谁解其中味？”）又唤起我的决心，终于看到了曹雪芹的‘一把辛酸泪’决非“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之泪，而是家（贾）亡（王）血（薛）史（史）之泪。

拙著以文学创作研究为宗旨，查证后四十回的异议，抛砖于“红海”，激起“红学”爱好者的热情，逐鹿“红海”，不日揭开曹雪芹留下二百多年未解的《红楼梦》之谜。

著者

2011年6月





目 录

| | |
|------------|-----|
| 前 言 | 1 |
| 论先贤评赞 | 3 |
| 漫谈《红楼梦》研究 | 43 |
| 1. 作者之谜 | 43 |
| 2. 略谈后四十回 | 48 |
| 曹雪芹的创作思想 | 57 |
| 1. 宝玉之论 | 57 |
| 2. 曹雪芹论 | 61 |
| 《红楼梦》的创作结构 | 69 |
| 1. 构思奇特 | 75 |
| 2. 语言含蓄 | 80 |
| 3. 行文巧妙 | 91 |
| A. 可卿之死 | 95 |
| B. 王熙凤之淫 | 97 |
| C. 黛玉之死 | 100 |
| 4. 《石头记》论 | 102 |
| 后四十回的探索 | 107 |
| 1. 程高序言证 | 107 |
| 2. 今“学者”论 | 110 |
| 3. 文笔结构考 | 118 |
| 4. 行文论证 | 123 |
| 5. 百廿概论 | 128 |
| 《红楼梦》解析 | 131 |



杂 论..... 271

1. 甄贾之论 271
2. “红”与“易”论..... 273
3. “红学”之路..... 280
4. 曹雪芹年龄辨 282
5. 曹家的坟莹应在何处 284
6. 元春之死 286
7. 臆改论 288
8. 版本论 290
9. 颀顺辨 296
10. 辨异论 297
11. 脂砚斋论 298
12. 暗文解读(待续)
13. 曹雪芹诈死论(待续)
14. 版本再论(待续)



沁园春

研究《红楼梦》

旷世奇书，
绝后空前。
贾假甄真，
感几朝学士，
谁人知妙？
似明非懂，
二百多春。
首尾呼应，
脉伏千里，
接木移花又换魂。
独创意，
看奇文妙笔，
今古未闻。
红学如此奥深，
设多少激言羞翰林。





近渊博睿智，
周、胡、俞、蔡。
用心最苦，
太平闲人。
超众识文，
大某姚燮，
“纪历”妄排无据根。
皆不悟，
叹真能解味，
一介农民。



论先贤评赞

《红楼梦》梓行于世，评赞者甚多，苦心者以太平闲人为最。

张新之《石头记读法》：

《石头记》一书，不惟脍炙人口，亦且镌刻人心，移易性情，较《金瓶梅》尤造孽。以读者但知正面，不知反面也。间有巨能见知矣，而又以恍惚迷离，旋得旋失，仍难脱累。得闲人批评，使作者正意，书中反面，如指上螺纹，一目了然，方知《石头记》之造孽与否，岂不大妙。《石头记》乃演性理之书，祖《大学》而宗《中庸》，故借宝玉说明，明德之外无书。又曰：“不过《大学》、《中庸》”。是书大意阐发《学》《庸》。以《周易》演消长，以“庄骚”寓本旨，以《国风》正贞淫，以《春秋》示予夺，《礼经》、《乐记》融会其中。

《学》、《庸》、《周易》、《庄骚》、《国风》、《春秋》是正传。《石头记》则窃众书而敷衍之是奇传，故云：“倩谁记去作奇传？”

胡氏曰：“孔子作《春秋》，常事不书，惟败常反理乃书于策，以训后世，使正其心术，复常循理，交适于治而已。”是书实窃此意。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是此书到处警省处，故其铺叙人情世事，如燃犀烛，是以较诸小说后来居上。

《石头记》一百二十回，一言以蔽之，左氏曰：讥失教也。

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故谨履霜之戒，一部《石头记》一渐字。

《鹤林玉露》云：“《庄子》之文以无为有，《国策》之文以曲为





直，东坡平生熟此二书，为文惟意所到，俊辨痛快，无复滞碍。”我欲以此语转赠《石头记》。

是书用笔，取法《战国策》、《史记》、三苏文处居多。《石头记》脱胎《西游记》、借镜在《金瓶梅》、摄神在《水浒传》。

《石头记》是暗《金瓶梅》，故曰：意淫。《金瓶梅》有《苦孝说》，因明以孝字结。《石头记》则暗以孝字结。至其隐痛，较作《金瓶梅》者尤深。

《金瓶梅》演冷热，《石头记》亦演冷热。

《金瓶梅》演财色，《石头记》亦演财色。今日小说，闲人止取其二：一《聊斋志异》，一《石头记》。《聊斋》以简见长，《石头》以繁见长。《聊斋》是散段，百学之或可肖其一；《石头》是整段，则无从学步。千百年后，人或有能学之者，然已为千百年后人之书，非今日之《石头记》矣。或两不相掩未可知。而在此书，自足千古。故闲人特为著佛头粪，其他续而又续，及种种效颦部头，一概不敢闻教。

《红楼梦》乃此书正名，而开首空空道人因空见色一段文中，有《石头记》、《情僧录》、《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诸名目，而绝无《红楼梦》三字。即此便是舍形取影，乃作者大主意。故凡写书中人，都从影处着笔。

“红楼梦”三字出于第五回，即十二钗之曲名，是十二钗为梦之目，《情僧录》情字为梦之纲。故闲人于前十二回分作三大段。第一段结《石头记》，第二段结《红楼梦》，第三段结《风月宝鉴》。而《情僧录》、《十二钗》一纲一目在其中矣。百二十大书，若观海然茫无畔岸矣。而要自有段落可寻，或四回为一段，或三回为一段，至一二回为一段，无不界划分明。囫囵吞枣者，不得也。

闲人为指出之，省却阅者多少心目。宝玉有名无字，乃令人在无字处追寻。所谓“喜怒哀乐未发之前”，又“先天本来无字”也。





是书叙钗、黛为比肩，袭人、晴雯乃二人影子也。凡写宝玉黛玉事迹，接写者必是宝钗；写宝玉同宝钗事迹，接写者必是黛玉。否则用袭人代钗，用晴雯代黛。间有接以他人者，而仍不脱本处，乃是一丝不走，牢不可破，通体大章法。

写黛玉处处口舌伤人，是极不善处世，极不自爱之一人，致蹈杀机而不觉。

写宝钗处处以财帛笼络人，是极有城府，极圆熟之一人。究竟亦是枉了。这两种人都做不得。或问是书因缘，何必内木石而外金石？答曰：玉石演人心也，心宜向善，不宜向恶，故“易”道贵“阳”而贱“阴”，圣人抑“阴”而扶“阳”。木行东方，主春生；金生西方，主秋杀。林生于海，海处东南，阳也。金生于薛，薛犹云雪。固冷积寒，阴也。此为林，为薛，为木，为金，之所由取义也。

此书凡演姻缘离合，其人如尤二尤三夏金桂等，不可枚举。而无非演宝黛钗，凡演天人定胜，其人如王道、王医、包勇、傻大姐等，不可枚举，而无非演刘姥姥，换汤不换药，如此而已。解如此观，势如破竹。

书中诗词悉有隐意，若谜语。然口说这里，眼看那里，其优劣都是各随本人，按头制帽。故不揣摩大家高唱，不比他小说，先有几首诗，然后以人硬嵌上的。

是书名姓、无大无小、无巨无细、皆有寓意。甄士隐、贾雨村、自揭出矣，其余则令读者自得之，有正用，有反用，有庄言，有戏言，有照应全部，有隐括本回。有即此一事。而信手拈来，从无有随口杂凑者。可谓妙手灵心。指麾如意。书中大致凡歇落处每用吃饭人，或以为笑柄，殊不知大道存焉，宝玉乃演人心，《大学》正心必先诚意。意脾土也；吃饭，实脾土也；实脾土，诚意也。问世人解得吃饭否？

书中多用俗谚巧话，皆地道北语、京语、不离他处方言，有过僻，间为解释。





是书又总分三大支，自第六回初试云雨情至三十六回梦北绛芸轩为第一支，以刘姥姥为主宰，以元春副之，以秦钟受之，以北静王证之。自四十回三宣牙牌令至六十九回吞生金自逝为第二支，鸳鸯为主宰，以薛宝琴副之，以尤二姐受之，以尤三姐证之。

自七十一回无意遇鸳鸯至一百十三回凤姐托村姬为第三支，以刘姥姥鸳鸯合为主宰，以傻大姐副之，以夏金桂受之，以包勇证之，是又通身大结构。

一部《石头记》计百二十回，洒洒洋洋可谓繁矣，而实无一句闲文。

一部《〈石头〉评》三十余万言，琐琐碎碎，可谓繁矣。而尚有千百剩义。是希善读者，触类旁通，以会所未逮耳。

有谓此书止八十回，其余四十回乃出另手，吾不能知，但观其通体结构，如常山蛇，首尾相应，安根伏线，有牵一发全身动摇之妙。且词句笔气，前后全无差别，则所增之四十回，从中后增人耶？抑参差夹杂增人耶？觉其难有甚于作书百倍者。虽重以父兄命，万金赏，使闲人增半回，不能也。何以耳为目，随声附和者之多？

闲人初读《石头记》见写一刘姥姥，以为插科打诨，如戏中丑角，使全书不寂寞设也。继思作者既设科诨，则当时与燕笑，乃百二十回书中仅记其六至荣府，末后三至乃足完前三至，则但谓之三至也可，若甚省而珍之者，而且第三至在丧乱中，更无所用科诨，因而疑。再详读“留余庆”曲文，乃见其为救巧姐重收怜贫之报也，似得之矣。但书方第六回，要紧人物未见者正多，且于宝玉初试云雨之次，恰该放口谈情，而乃重顿特提，必在此人，又源源本本，叙亲叙族，历及数代，因而疑转甚。于是分看合看，一字一句，细细玩味，及三年，乃得之，曰：是“易”道也，是全书无非“易”道也。

太平闲人《石头记》批评，实始于此。试指出之刘姥姥，一纯坤也。老阴生少阳，故终救巧姐。巧生于七月七日，“七”少阳之数也，然阴不遂阴，从一阴始，一阴起于下，在卦为“讼”，以宝玉纯阳之体，而初试云雨，则进初爻，一阴而为“讼”矣，故紧接曰“刘姥姥一进荣国府”。一阴即进。驯至于“剥”，则刘姥姥之象已成，特余一阳在上而已。“剥”，九月之卦也。交十月即为“坤”，故其来为秋末冬初，乃大往小来至极之时，故入手寻头绪，曰：“小小一个人家”，“小小之家姓王”、“小小京官”、“小小”字凡三见，计六“小”字，悉有妙义，乾三连即王字之三横，加一直破之，则断而成“坤”，其断自下而上，初爻断为“巽”，“巽”为长女，故为母居女家。二爻断为“艮”，“艮”为狗，故婿名狗儿。三爻断为“坤”，坤臣道也，故做官与王姓联宗。

则因重之为六画之“坤”，自“讼”而“遁”，而“否”，而“观”，而“剥”，而“坤”，悉自小小而进，其势甚利，不可制止，故联宗为势力，而荣府正当盛时，其极尚远，故为远族。狗儿之祖，但曰姓王，但曰本地人氏，而无名。本地人氏，“坤”为地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终，故不名，而名其子为成，也相继身故也。狗儿一“艮”，王成亦即“艮”，“艮”东北之卦，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故曰成，东北为春冬之交，故生子名板儿，板文本反，水冷退木令反矣。又生一女，名青儿，青乃木之色，由北生东，是即老阴生少阳也。“艮”在五行为土，故以务农为业，老寡妇无子息，阴不生也。久经世代者，贞元运会，万古如斯，而圣人作“易”，扶阳抑阴及至无可如何，而此生生不息之真种，必谨谨保留之，是则此谓刘姥姥也，刘留也，奈何世人于身心性命之际，独不理会一刘姥姥，而且为王熙凤之所笑，悲夫！

书中借“易”象演义者，元迎探惜为最显，而又最晦。

元春为“泰”，正月之卦故行大。迎春为“大壮”二月之卦，故行二。探春为“夬”，三月之卦，故行三。惜春为乾，四月之卦，故





行四。然悉女体，阳皆为阴，则元春“泰”转为“否”，迎春“大壮”转为“观”，探春“夬”转为“剥”，惜春“乾”转为“坤”。乃书中大消息也。历评在各人本传。

孙桐生《妙复轩评〈石头记〉跋》：

“谨按太平闲人，姓全名卜年、山西平陆人，嘉庆辛未进士，道光末官福建台湾太守。其以太平为别号者，盖取陆放翁诗‘已卜余年见太平’意也，此君一字嗣南。闻其学问渊雅，博通古今，著述颇富，评《石头记》一书，穿天心，蹶月窟，广大精微，表章绝业，洵足与原书并传不朽，而有功世道，不致使愚昧者误入歧途。尤见所学之正，与救世之慈，似此庶不愧立言二字矣。……。”

可以说太平闲人是最早的“红学”家了。“一字一句，细细玩味”，及三年乃得之曰：是“易”道也，是全书无非“易”道也。”此论，我不敢完全苟同。《红楼梦》虽有“易”象、理存在，但不可能全书用“易”推演，况且曹雪芹也没有那么精通“易”学。虽然几露头脚，可窥全豹。

太平闲人有独到之见解，如“宝玉有名无字，乃令人在无字处追寻”，对书中描写人物的章法，看得透彻。其他诸论有很多牵强之处，曹雪芹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把刘姥姥一家用“易”推演写进书中。但曹雪芹写刘姥姥一家是有深意的。刘姥姥取“老”字，狗儿姓王，取“王”字与“狗”字；板儿取“板”字；青儿取“青”字；“狗”谐音“勾”字，“板”谐音“反”字；“青”谐音“清”字合起来即：“老王(爷)勾(引)反清”。这是曹雪芹的真正用意。太平闲人虽知识渊博，一字一句，玩味三年成效不显，有位季新讥之：“太平闲人心劳日拙，可笑可怜”。季新说：“大某山民之评最有见识”。那么我们看看大某山民评之如何。大某山民应该是姚燮。

姚燮《读〈红楼梦〉纲领》(节录)(从说)：

“书中之生日可证者：元春正月初一日，又为太祖冥寿；宝钗



正月二十一日；薛姨妈贾政并在二三月间，日月无考；王夫人三月初一日；贾璉三月初九日；王子腾夫人亦三月间，其日无考；林黛玉二月十二日，与袭人同日生；宝玉、岫烟、宝琴、平儿、四儿五人同日生，大约在四月间；探春在三月初三日；薛蟠五月初三日；巧姐七月初七日；凤姐九月初二日，与金钏同日生；贾敬在九月，王子腾在十一月底，其日无考；贾母则八月初三日也。

王雪香总评云：‘一部书中，凡寿终夭折、暴亡病故，丹戕药误，及自刎被杀，投河跳井，悬梁受逼，吞金服毒，撞阶脱精等事，件件俱有。今查林如海以病死，秦氏以阻经不通，水亏火旺犯色欲死，瑞珠以触柱殉秦氏死，冯渊被薛蟠殴打死，张金哥自缢死，守备之子以投河死，秦邦业因秦钟智能事发老病气死，秦钟以劳怯死，金钏以投井死，鲍二家以吊死，贾敬以吞金服沙烧胀死，多浑虫以酒癆死，尤三姐以姻亲不遂携鸳鸯剑自刎死，尤二姐以误服胡君荣药将胎打落后被凤姐凌逼吞金死，潘又安以小刀自刎死，司棋以撞墙死，鸳鸯之姊害血山崩死，黛玉以忧郁急痛绝粒死，晴雯以被撵气郁害女儿癆死，元妃以痰厥死。吴贵媳妇被妖怪吸精死，贾瑞为凤姐梦遗脱精死。石呆子以古扇一案自尽死，当槽儿被薛蟠以碗砸伤脑门死，何三被包勇木棍打死，夏金桂以砒霜自药死；湘云之夫以弱症夭死，迎春被孙家揉搓死，鸳鸯殉贾母自缢死，赵姨娘被阴司拷打在铁槛寺中死，凤姐以劳弱被冤魂索命死，香菱以产难死。则足以考终命者，某惟贾母一人乎？贾府姊妹自乳母外，有教引老妈子四人，贴身丫头二人，充洒扫使役小丫头四五人，自拨入大观园后，各添老嬷嬷二人，又各派使役丫头数人，以一女子而服役者十余人。其他可知矣。

论月费一项，王夫人月例每月二十两，李纨每月月银十两。后又添十两，周、赵二姨每月二两，贾母处丫头每人每月一两，外钱四吊，宝玉处大丫头每人月各一吊，小丫头八人每人月各五百，其余各房等皆如例，即此一项，其费已侈矣。



内外下人俱各有花名档子册，凡取物各有对牌，其有犯事者，或革去月银，或交总事者打四十板、二十板不等，或拨入圈厕行内，或捆交马圈子里看守，或竟撵出，具见大家规矩。

查抄以后，一切下人除贾赦一边入官人数外，府中管事者，尚有三十余家，其计男女二百十二名，至贾母丧时，查剩男仆二十一人，女仆十九人，盛衰之速如此。

凤姐放债盘利，于十一回中则平儿尝说旺儿媳妇送进三百两利银，第十六回云旺儿送利银来，三十九回云将月钱放利，每年翻几百两体己钱，一年可得利上千，七十二回凤姐，催来旺妇收利账，叙笔无多，其一生之罪案已著。

凤姐叫宝玉所开之账，为大红妆缎四十匹，蟒缎四十匹，各色上用纱一百匹，金项圈四个，虽卒未知其所用，亦见其侈糜之一端。

两府中上下内外出纳之财数，见于明文者，如芹儿管沙弥道士每月供给银一百两，芸儿派种树领银二百两，给张材家的绣匠工价银一百二十两，贵妃送醮银一百二十两；金钊死，王夫人赏银五十两；王夫人与刘姥姥二百两；凤姐生日凑公分一百五十两有余；鲍二家死，琏以二百两与之，入流年账上，诗社之始，凤姐先放银五十两，贾赦以八百两买妾，度岁之时，以碎金二百五十三两六钱七分，倾压岁镲二百二十个，乌庄头常例物外缴银二千五百两，东西折银二三千两，袭人母死，太君赏银四十两，园中出息，每年添四百两；贾敬丧时，棚杠、孝布等共使银一千一百十两；尤二姐新房，每月供给银十五两。张华讼事，凤姐打点银三百两，贾珍二百两，凤姐又讹尤氏银五百两，金自鸣钟卖去银五百六十两，夏太监向凤姐借银二百两，金项圈押银四百两，薛蟠命案，薛家费数千两；查抄后欲为监中使费。

押地畝数千两；至凤姐铁槛寺所得银三千两；贾母分派与赦、珍等银万余两，贾母之死，礼部赏银一千两。无论出纳，真书

